

三之書叢說小篇中

# 突 變

作 煤 荒



版 出 社 明 未

國立北平圖書館藏

MG

1246.7

431

三之說小篇中

變

突

作 煤 - 荒



3 1764 8002 2

行 印 社 明 未

上

「等一下，等一下囉！」

半仙師傅手提着水壺，在那老顧客杜貴底茶蓋碗沖着開水，邊向一位花白頭髮的老婦人說；他笑眯起那有點兒下斜的愉快的眼睛，眼角上細多的皺摺便跳躍起來，並且扯動了鬆弛的臉頰上底一根粗長綫皺，直到嘴角，他回過頭來，除了笑笑，又擺了擺左手，並不再說什麼，但那付不慌不忙的神情已經安靜了老婦人——她是爲了孫女底病焦急地來求療治的。

他給僅有的兩個茶客，一個杜貴，一個隔壁雜貨店的小掌櫃老九沖了開水，仍是慢吞吞地去加上水，把水壺擱到爐灶上以後，方走過來；他一面用藍布圍裙擦擦手，向杜貴笑道：

「你是不信我這一套的，可是我這個半仙名聲倒真傳出去了——」他摸摸禿禿的前



(渝)

腦壳，虛眯着眼睛；「如今，噯，娘娘廟裏的香火都不盛了哪！」

他底語氣裏除了半分頑笑，顯然還有些不使人感到過份的誇耀。於是，那個老婦人在困惑的臉展開了欣慰的微笑。她本也抱着信心來的，而今信心却因更加強了。

半仙師傅用那總是抓煤球的黑瘦的手拿着一個茶碗，去盛滿了一碗米，抹平了，用一塊一尺見方的白棉布包着，右手抓着布頭，把碗口向着正前，站在大門口那里，稍稍間了幾句關於病者的情形，斷定了這發熱的症候祇是因爲受了驚駭，便微微啓着嘴唇，口裏念念有詞起來；末了，他並且閉着眼睛，捏着中指在碗面上畫了幾下。不多一會，他打開了布，放正了碗口，注視着米面，向那老婦人鄭重其事地說道：

「太婆，你那個孫女是撞到了麼事受了驚，莫急，回去買二百錢錢紙，出後門，向左方走——碰到個墳堆跟什麼溝啊麼的，就在那里燒了它，禱告禱告就行了。今天晚上跟那個係冲碗薑湯水喝了睡覺，蒙着被窩，叫他出身汗，明兒就好了。」

他說完了，正如說完了一段極平淡的故事那樣的無味，當老婦人向他感激地道謝的

時候，他摸摸光腦壳，倒露出一種不好意思的笑來，他在對方肩頭上推推假地拍了一巴掌，道：

「哪里，哪里！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明兒就真的會好麼？」

杜貴望着半仙師傅似乎還在出神地倚在門口，問道。

「哪里——」半仙師傅不經意地回答。但忽然一下子好像記起了杜貴話語裏底不信任，頓時又大聲道：「什麼，你明天看麼！」

老九正沉默地吃完了豬油蔥餅，還在桌上拾那脆的餅面碎屑在嘴裏嚼着，突然笑着插口道：

「我說，半仙師傅，你明兒就在娘娘廟對過建座公公廟，索性丟了這個破茶館，收香火錢去吧——橫豎你比娘娘靈驗！」

杜貴嘖刺笑了，半仙師傅先出聲地問：「什麼，公公廟！」後來，却也露出了缺門

牙，笑了起來，罵了聲：「缺德鬼！」

「唉，唉，還是莫瞎說，」半仙師傅又正正經經地說，「娘娘倒底是個神嘍——我末，看病畫符靈驗，也還是靠神嘍，是不是，我吳某人有點德行……」

於是他一屁股就在小掌櫃老九板凳上坐下來，說起他一雙眼能白日見鬼的故事來。這故事，杜貴聽得差不多都能背述了，不知覺間便站起了身子。半仙師傅一望，也站起了身子，重重地在杜貴肩頭上拍了一巴掌，把他又按在凳子上坐下，急道：

「唉，你這個人真是！坐熱了板凳就括屁股了嘍。」

杜貴是個在小學校裏當了十多年校役的窮人，却愛上了長衫，做什麼事都文質彬彬地，喜歡講禮貌；這下却被半仙師傅弄窘了，一下子漲紅了臉，一雙小眼擠着，好像很快就會流出淚滴來似的。

半仙師傅坐下來，和杜貴打一個照面，瞧見了那神情，想起了適才自己底性急，以及那句話也許傷了那個一向不帶茶錢來的窮朋友，猛地大聲笑彎了腰。

「你家莫怪，是我性子急……」半仙師傅邊擦着眼淚邊笑道：「來來，不談我的

你來跟我們談談時局。坐下，坐下，我再跟你沖碗新鮮茶喝喝，唉，要笑死我了，你看，要哭了！……」

杜貴不禁也放開臉笑了，罵道：

「看我？看你自己，瘋了？我跟你談麼屁時局？這如今就是你快活，明兒索性叫孫婆子跟你說個堂客，那就萬事都全了，省得再去找人嘆氣，埋怨你那個家不像別人的家！」

說完了，却不理半仙師傅的，拔起腳往外就走。半仙師傅伸手拉一把，沒拉住，他趕到門口，叫道：

「個舅子的！我真的沖碗好茶你喝，你跑麼的？」

「我明兒來喝喜酒吧！」

杜貴一面回過頭來答道，一面在五月的蒼茫的暮靄中搖擺着身影，走遠了。

「哈——半仙師傅想堂客了啊！」

老九冷不防在半仙師傅背後推了一掌，跳到街心笑着，大聲叫了起來。

「撞到你麼事的鬼呀！」

半仙師傅害羞了，一蹶脚，兩手拍着大腿，半蹲下身子，裝了一個要追的姿勢，把老九嚇跑了。

這時候，黃昏底脚爪爬過了港鎮那破舊街房的慘澹的屋簷，又溜到屋子角落裏；房屋，街道，人，漸漸籠罩着一陣陰黯的色彩，形成一些朦朧的影子。有風在炊烟中吹送過來，拂來微微躁熱的氣氛，好像想起夏季惱人的酷熱而嘆息，街頭稻田裏有蛙鳴。哪家孩子在街上嘶聲哭着，一條黑狗却無意識地跟在後面汪汪叫，發出一種極空洞的聲響；當一條母豬拖着一羣豬娃被一個女人尖聲驅喝着，掀起污泥染滿了的嘴亂蹣的時候，那條黑狗又去咬豬的尾巴去了。這樣，不僅一個孩子，有許多孩子都被嚇哭了，於是那些永遠忙不完似的女人們這才跑出屋外，開始亂喳喳地詛咒，打起孩子來……夜帶來平靜撫着小港鎮安睡之前，每天都有這樣一場騷亂的奇妙的音樂底演奏的，似訴說着人們那永遠陰黯，雜亂，平凡却不安的生活似的。

半仙師傅站在門口眺望，望着骯髒的孩子們嬉遊，哭叫，笑露出乳房如同誘瞞母親

底溫暖的撫愛的女人，永遠不歇地詛咒着一切的老婦，沉在夢的思潮的老人，安閒地敞開胸膛拖一把椅子在街旁坐着閒談的漢子，豬，狗，黑暗屋簷下飛徊的蝙蝠，暮色中的炊烟，昏黃的燈光……一切都似雜亂地在他眼前畫出各種和他底生活不同的生活，使他感到自己缺少點什麼。他屋子裏祇有兩三張污黑的桌椅，幾把壺，碗，沒有人，沒有第二個人，爐子裏冒着火焰，燒得開水壺咕叫，聲音却是單調，却又顯得四周的寂寞。

半仙師傅呆呆站在那里，腦子裏單單祇記得杜貴那句話，心裏便想道：

「真的，到這把年紀還討個空客麼？」

他摸摸沒有鬚髭的下巴，撻着嘴顯一縷眉毛出了神。他回頭望了望屋裏，心想，假使娶了一個女人，那麼，屋子裏該是個什麼樣兒呢？總之，那會添了些什麼，而且是他現在所不能知道的什麼。不過，杜貴不是說，這如今世界不好，日本鬼子到處都在鬧麼？——這，半仙師傅想了一下，似乎不感到什麼。他很快地又記起那一天孫婆子底話來了：

「你家要相信得過我的話，包給我辦！」那婆子搖幌着抹滿了玫瑰油的頭，笑得麻

臉起了紅暈；「神仙也有後代的呀！就這麼辦好了，你放心吧，我們在鎮上都是熟人熟事的，還會害你老人家麼？」

半仙師傅不禁會心地笑了，他想起來，那時候，他曾紅了一下臉，迷糊地向鑒子說了一些不好意思的道謝的詞句……

忽然，平地括起一陣風，吹落了街旁屋簷下的黑灰，發出沙沙的聲音；半仙師傅抬頭望，夜來了，却是異常陰黯，烏雲飛快地從頂空掠過；本是有月亮的時節，然而現在連一顆朦朧的星星也沒有，像是有大風雨來臨的樣子。

一張破舊的報紙街壁上脫落下來，被風吹到半仙師傅底脚前，雖然在冥暗中，報紙上有幾個字也顯出了濃重的筆劃：

「我軍退出徐州……」

但半仙師傅有着滿意的快樂的思想，拾起它來，沒有看就揉成一團了。他走進屋子，向手關上門，屋子裏完全黑暗。他向爐灶走去，望望火焰已將熄了，順手將那張報紙丟到火裏去——報紙燃燒起來，一團興奮的火光閃耀着地映着半仙師傅底笑臉，但剎那

間，火光顫抖了一下，漸漸熄滅了；報紙化作灰燼，發出一聲微弱的嘆息。

屋子裏又完全黑黯起來，外面風聲也更緊了。

半仙師傅姓吳，是港鎮人，如他自己所說的，是一個「光棍」，沒有妻子，也沒有任何親人。他八歲時死了母親，酒鬼父親在外面醉倒了，讓他守了一夜屍身，腦子裏幻想着在牧牛時聽見同伴講的鬼故事，在他眼前閃幌着許多恐怖的影子。第二天，父親回來了，沒有眼淚地號啕了一陣，埋葬了死的，將他送到酒伴靜石觀老道那里，又喝醉了酒，指手劃腳地又號啕了一陣，走了，飄流到外鄉，從沒個音信。

靜石觀老道就做了半仙師傅底祖師爺，傳給他一套法術：「收嚇」，畫符，鎮鬼，「下馬」(註)——據說，他十四五歲就能白日見鬼，而鬼在世上却又異常多，隨時隨地都可以碰見，他於是害怕了，請求了好多次，祖師爺方收了他眼中的法光，不做法的

(註)「下馬」是一種巫術，就是說神附了體，能驅鬼鎮邪，又能為人治病，作起法來，常常縛鞭砲於赤裸的身體上燃放，並且亂跳躍起來，樣子很可笑。

時候，算是不看見許多鬼在眼前幌了。祖師爺愛喝酒，所以又傳給他一手燒菜的技藝。祖師爺後來把靜石觀底房磚都拆了賣了，爲了要買酒喝，死之前，屎尿都拉在身上，嘴裏却喊道：

「呂純陽來接我了，你開開他帶來的酒有多麼香！……」

因此，半仙師傅也並不把祖師爺傳授的那一套當做了真寶，却去劉舉人家當了廚子。不料劉舉人家有個小少爺，乖巧却是多病，半仙師傅偶爾有一次靈了本領，把小少爺病治好了，後來倒是真還少不得他，於是不知覺間就跟了劉舉人二十多年。劉家待他不壞，他自己又本份，手頭就很積了點錢。到大前年，突然害了一場大病，自己感到上了年紀了，便在劉家執意辭了出來。

半仙師傅回到港鎮，在正街上開了座茶館，也沒打算賺錢。只是混混日子：這總比獨自個開在家裏的強，一個個沒有正經規例的事，倒底是不能不感到寂寞的。

半仙師傅在港鎮，也還是常常熱心快腸地爲人們治治病，多少有些靈驗，却又不索錢，逢年逢節給他送點米啊豆啊……他倒是再三表示謝意，所以「半仙」的名兒傳遍了

港鎮。在港鎮北頭，有座娘娘廟，原相傳很有些靈驗，但現在却不得不冷落了。

他本是一個快活人，愛說說笑笑，凡事都想得開，沒有什麼事可以使他焦灼；然而近年來，當他獨自生活的時候，總感到有一種說不出的缺陷，他有家，但那像拔了塞子的大空瓶子，他掉在那裏面，連呼吸的空氣都是凄冷的；他看到人家裏有小孩，總不自主地羨慕，並且常常感到自己年老了，沒有個人「照應」。多寂寞，到傍晚關上了門，就連個說話的人都沒有了——總不能對着牆壁說的啊；他常常這樣嘆息。所以人也漸漸變得懶散了，尤其是不願意「下馬」，去年秋天有一次，剛脫成赤膊就打了寒噤，當跳躍着的時候，祇是氣喘，害怕自己會摔倒；更糟的是忽然碰見了一個婆婆娘底無恥的視線，他想到自己露出了自肚臍向上升到胸前黑毛，不禁不自在起來，他一方面還害怕，因為覺得在神面前，這是異常不虔敬的。

像這樣，半仙師傅當然不免有點頹唐，寂寞侵蝕了老年，還能不麼？……

小港鎮多少年沒有過這樣的日子了，街上來去的人似乎都面帶着歡笑，頂頭碰見

人，都說：

「半仙師傅今兒娶婆娘哩！」

「啊？」

每個人都知道這件事，然而却像才得到消息似地叫一聲，顯得十分高興和欣慰。

半仙師傅清早就起來了。初秋天氣，一天好太陽，陽光照的滿屋都是。前兩天剛用石灰刷過的乾淨的房屋，髻髻會意到自己也浴在洋洋的喜氣中，展開了明朗的笑；那個貼在正壁上的紅福字鮮麗地顯出那活潑筆劃，好像就等待着飛舞一般。一切傢俱都顯得那麼鮮明，歡喜。在潔白的散佈着一股輕微的石灰味的四壁圍繞之間，紅的字，紅的門檻，紅的桌布，紅的臘，被明亮的陽光愛撫着，使人一見就感到一種不能自抑的歡欣在心波裏溶匯起來，半仙師傅起床後，向周圍望望，心裏稍稍跳了一下，喝了一句：「人逢喜事精神爽」，自己不禁笑了。

半仙師傅上了門，自己提着一隻籃子上街去走了一趟。街上每個人見了他，都作揖打躬地，笑叫道：

「半仙師傅，恭喜啊！」

「啊——啊，哪裏，哪裏！」

於是雙方都笑了，非常高興的樣子。

他到鎮上有名的王屠戶那裏去買肉；王屠戶打老遠就望見他了，也笑叫道：

「半仙師傅，恭喜啊！」

「啊——啊，哪裏，哪裏！」半仙師傅又笑了。「噢，杜老板，我要四十斤肉！」

「我等下跟你家送去！」

「哪裏，我自己來拿好了。」

然而他轉身走了，又用嘹亮的嗓子在叫：

「老五啊，我買十五斤白菜！」

他拍了對方一巴掌，又走了。結果，他空着一個提籃回來了。走進屋子，他丟開提籃，拍拍手，好像很累地坐在椅子上，望望那些紅的物件，心裏不禁又充溢了一陣歡喜；他摸着光摸摸的前額，困乏地笑了笑，覺得心裏又跳了起來，便想到：

「這是怎麼回事呢？」

不多一會兒，肉菜都送上門來了，並且來了好幾個幫忙的人。王屠戶的兄弟送肉來，覺得很高興，很熱鬧，把一頂油污的瓜皮帽子往頭上一推，一捲袖子，啣着烟捲叫道：「我來！」便抓住切菜刀剝肉了。杜貴隔夜大概洗了那件藍布長衫，比平日清爽多了，打清早就準備了一碗池鹽，用紅紙包托着搖擺了來——他昨夜給半仙師傅計劃的，喜帖別忙着下多了，當天一定有人臨時送來，到那時候再給他補帖子去。孫媒婆來把新房佈置了一下，到處貼一個她剪的最拿手的雙喜字，又趕忙地到娘屋裏（註）去了。臨走，她還再三叮囑半仙師傅：

「哎呀！你家倒真是沒做過新姑爺啊，長褂馬褂都該穿起來呀！唉，你看你，這是什麼樣子？」

原來他還穿了一件對大襟的短毛藍布褂子，如平常一樣，繫着圍裙，沒穿襪子——赤着腳已經轉了一趟街了。半仙師傅給孫媒婆指着說了一頓，把自己打量打量，倒像理

（註）娘屋裏，就是指新娘家裏。

虧的孩子殷紅了下臉。於是便去穿戴起來。

半仙師傅穿了一件沒下過水的寶藍色大褂，布的漿質使那顏色顯得刺目而又生硬，閃耀着一種看起來非常不舒服的光芒；一件半絲質的黑夾馬褂倒很勻稱地穿在上身，但那頂古銅色的禮帽，頂子就嫌高了……半仙師傅在房裏躊躇地照了好一刻鏡子，總覺得不自在的很，走起路來都不穩了。這也不管他。可是後來又無意地注意到自己底面貌了：狹長的瘦臉，肉皮很鬆弛，長皺紋像蚯蚓般蠕動；光禿禿的前額，後面披搭着不多的黑白參差的頭髮，眼睛下斜，眼瞼黃黃的，却是高鼻梁，就像要表明他是特別凸出來似的；薄薄的整齊的嘴，然而嘴邊長着一顆豆大的痣，有一縷長長的黑毛，格外顯目。半仙師傅看了半天，嘆了口氣，離開了鏡子。他終於找着一把剪子把那縷痣毛偷偷地剪掉了。

第一個是半仙師傅趑手趑腳地從房裏走出來的，是王屠戶的兄弟老二，他正在炸肉丸子，却一手用鍋鏟敲得亂響，搖着瘦腦袋唱了一句硃砂痣：

「又誰知半仙又出新郎……哈哈……哈哈……」

半仙師傅吓了一跳，隨即就被人圍在中間上下評議起這一套新服來；許多趕熱鬧的孩子也擠在周圍，發出天真的不懂事的笑叫和問話，一邊用驚詫的眼光打量從來沒做過這番「打扮」的半仙師傅。忽然，有一個孩子——他是常常被半仙師傅抱在懷裏的——高聲喊道：

「半仙師傅！你嘴那邊的毛呢？」

大家笑了一下，待注神向半仙師傅看時，都見到了半仙師傅那張蒼紅的臉，默然不響，全都哄笑了。

花轎傍晚時分才到，雖祇兩個吹鼓手，一個打鑼，一個吹喇叭，嘈雜的音節倒剛好和人們底笑叫聲混成一片，也顯得很夠熱鬧的了。

屋子裏裏外外都擁擠着人，半仙師傅感到，是掉在沸水鍋裏去了，迷迷糊糊地不知叩了多少頭，反正是一堆堆人在眼前幌，他們簡直是有着過份的高興，所以歡笑聲便雷鳴似地不斷地打着半仙師傅的耳膜。但他還算清醒，他清清楚楚聽見隔壁那個貪婪的雜貨店老板曾經在叫：

「半仙師傅！頭上李家也送禮來了，鞍跟大紅臘燭！我跟你拆成兩串錢，可得麼？」

又心跳地聽見有幾個孩子在唱：

「新姑娘，吃蔗糖，蔗糖脆，跟半仙師傅睡！……」

他伸手摸摸光禿的有些汗濕的腦門，覺得發燒了。

人們像瘋狂的海，永遠不能安靜，叫囂，歡笑，吆喝！混淆起來，擁成一個高浪，但突然像碰到崖石上了，嘩地一下砸碎了，分散着一片片地流到一些角落裏去——然而却又漸漸聚匯起來，人們今天給自己底感情放開了閘，任意的放縱地把一點點很小的歡喜變成了狂笑，於是，全又捲進一個大歡笑的浪潮裏去，誰都笑得像喝醉了，他們瞧着半仙師傅磕頭，覺得可笑，看見新娘子扭捏，也覺得可笑，總之，什麼都可笑。

「真是，他們笑得太多了！」

半仙師傅心裏想。可是想到自己一個人底事情。大家都這樣喜歡，便也嚇嚇地不能自主地笑了，雖然正是隔壁小掌櫃在摹仿他受窘的姿勢。

好容易，大家漸漸安定了，入席了，面對着豐盛的酒肉，又須要用嘴，除了些喝酒猜拳的人，都沉默了些。

半仙師傅第一次喝了過多的酒，他那禿頂紅潤得放亮了，也紅了眼睛，他不時摸摸腦門，拍着人們底肩頭，捲着舌頭笑叫道：

「沒得麼菜，酒要喝夠嘍！」

他從這個桌上嚷到那邊桌上，自踴躍端起杯子來喝。有人說他喝醉了，他舔舔嘴唇，說：

「哪裏……哪裏……」

然而一幌身子，脚步都站不穩，覺得許多臉都張着嘴笑着，在他眼前打起旋轉來了。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新娘子是一個剛剛三十歲寡婦，異鄉人，丈夫死的很早，最近又把一個依靠着過活的叔祖母死了，於是剩下孤獨伶仃的一個身子；再沒什麼親人了，又貧窮，所以孫媒婆

去一說就合。人是長身材，白白淨淨的皮膚，臉兒五官都長的勻稱，一雙大大的眼睛，襯着濃黑的寬眉，再加上薄薄的不大的嘴唇，模樣兒雖有些愁苦，却是惹人憐愛。很能幹，組織活都提得起放得下，但是沒有點兒怪情，左鄰右舍從沒聽見誰對她有過一句閒話。她很尊重那一些孤苦的人，很願意能幫助他們（或她們）。半仙師傅這個人，她是常聽見人們談到的——他不但是個孤苦人，而且是一個好人。所以她私心有一個願望：她要使他幸福。

——這一天晚上，半仙師傅永遠也不知道他是如何躲到那個女人底溫暖的懷裏去的。他祇記得有一股強烈的氣息裹住了他，他心旌地深深呼吸着，呼吸着，終於像一個孩子似地流了淚。那個婦人先受了驚，而後她明白了，她用冷却了多年的熱情的胸脯緊緊擁抱了這個老人。

她底大大的眼睛裏閃光地望着，像望着一個很遠的地方似的。

半仙師傅從心底激起了一陣顫慄，髣髴現在突然知道了孤獨和寂寞裏有一種可怕的東西存在。

下

時間過的真快，每個人都愛這麼感嘆，是因為他們生活裏底幸福逝去得太快呢，還是因為時間很快地就帶來了災難和不幸呢？

來了冬天，

下午飄過雪片，不到半個鐘頭，雪片裏便夾雜着細雨絲絲，無聲地落在地上，變成了水漿。雪片裏想蓋滿大地的企圖祇是徒然，大地白而更顯露了那泥濘污染了的胸脯；雪下的街石閃着陰黯的光，像一個頑皮孩子底骯髒的滿是淚涕的臉。朔風越加猛烈了，使凍冽的空氣起着痙攣，呼呼地掠過港鎮，像是呼喚着一種痛苦的不幸的來到。方到黃昏時分，家家都緊緊閉住了門，而且沒有什麼聲音傳出來，整個港鎮都藏匿在一種不安的靜謐裏面，間或有條狗淒厲地號叫了一聲，便使人心裏哆嗦了一下，不自禁地憤怒地詛咒起來。

不幾天功夫，港鎮更沉寂了，淒涼而寂寞。

每個人都時時刻刻惦念着一件什麼事，猜知將要到了災難，然而他們却又想知道災難底來臨是不是果真可怕的，好像還有些懷疑，因此便惶惑了。

港鎮是一個偏僻的地方，離開長江邊沿有二百多里地，周圍有山，是一個大的却是荒涼的縣城底尾巴，拋棄在人們愛忘的記憶裏。年老的人們會述說「長毛造反」的故事，不過近多年來，港鎮的人們安然地遺忘了戰爭，當前兩個月傳來武漢三鎮失陷的消息，使他們心裏跳了一下——多麼好的地方啊，許多人夢想了一生也沒去過的地方！可是現在讓日本人侵佔去了，而且那日本人，聽說是最殘酷最兇暴的。但這也如同在一潭死水裏投了一顆小石子，不久，人們依然平靜了，因為事件的發生倒底還遠。然而近的來了，離港鎮八十里的縣城失陷了……。

半仙師傅惘然地在街上走。他心裏像是塞滿了一些說不清的東西，又像是空的，空的什麼也沒有，像那漆黑無際的曠寞的蒼穹。有時候，一陣可怕的寒風吹過來，裹住了他，如同要把他捲往一個遼遠的地方去地，不住地在他身邊逡巡，他掙扎着，身子有點兒哆嗦。

還不很晚，然而街上竟是這般淒清，冷落，密密的街也顯得寬曠起來了。每家都關住門，祇從門縫裏洩露出一縷可憐的昏暗的燈光，在雨雪裏顫抖。

半仙師傅走着，忽然聽見前面不遠的哪家的門咿啞地響了，他即刻走快了幾步，他緊張着心，希望見到一個平素熟識的人。但是那個出來的人用更快的脚步走遠了，消逝在黑暗裏；門顫聲呵息了一下，又關住了。半仙師傅趕到那門口，有些失望，微喘地站住，望望前面，人影早沒了，便抬起頭來望一望門，認得這是好多天沒見的馬掌櫃家，他本想叩一下門，但是當手觸到門，覺得它竟是那麼緊嚴，却又有些猶豫。

想了一下，半仙師傅突然想到去伏到門縫裏張望。他彎着腰找着一條縫往裏面看，看見那個馬太婆坐在方桌左邊，端端正正地，多皺的臉面死了一樣，不顯一絲毫表情，乾脆的嘴唇抖动着，像在低聲嘟囔什麼，又像什麼也不說；馬掌櫃在那裏蹣跚着步子，低着頭，眼睛望地；一個孩子圍在火盆旁邊，不時抬起眼睛沉悶地瞪着他底父親和祖母，無精打采地用一支棍子在撥弄着炭火；馬掌櫃一眼瞟見了，步上前，也不做聲，當頭打了一巴掌，又蹣跚起步子來，然而那臉色，那神情叫孩子不敢哭出來——多麼愁悶呀！半

仙師傳站直身子，緩步走了，心裏却更惘然了。

半仙師傳腦子裏又漠然地映着杜貴底悽慘的臉面。

杜貴抱着一個兩歲的孩子在他面前徘徊，苦愁着一張扁臉，兩眼不住地眨着，像是想哭出來。老婆病躺在床上，發出陣陣呻吟和嘆息，床周圍站着一個七歲一個四歲的孩子，瘦削的蒼黃的臉上掛着一雙悽傷似的眼睛，空洞地盯住母親，勞碌期待着什麼！但病者沉重的呻吟却不免使人感到，那孩子們期待的也許正是死亡。杜貴懷裏那嬰兒只是不斷地哭，杜貴總不做一聲。但後來，他突然向半仙師傳歎氣道：

「趕到這時候，有個家，累死你！也不得這些傢伙一口氣都活得乾乾淨淨！」接着就像是要表明他底願望是殷切似的，他向懷裏的孩子猛地吼道：「鬼雜種！號麼事呵！怎麼不死！」

詛咒完了，他用哭的聲音向半仙師傳說：

「你說，叫我有麼法子！」

半仙師傳本是想跟他談談，看看有什麼法子，假使萬一時局再緊了。但不料杜貴倒

這樣問起他來。

「麼法子，唉……」

半仙師傅越想越不舒服，在黑暗裏自己歎息了一聲，摸摸腦門——頭是濕的，才想起自己在雨雪裏蹣跚了好一刻了。

雪下大了些，在眼前幌動着灰白的影子。半仙師傅很苦惱。誰都很發愁，但又都沒辦法，於是叫他也不知要怎麼辦才好。當初，較早一點時間，爲什麼不想到這些事情呢？……半仙師傅祇有這樣埋怨自己了，但想想，覺得也不對，當初誰也好像不想這些事，就是杜貴常常談，談到末了，也不過是歎息一聲，說：「真不是個世界！」誰想到港鎮這麼偏僻的小的地方，如今也將會捲到這可怕的漩渦裏去呢？

回到家裏，半仙師傅輕輕敲一下門，後來一推，門却是沒門着，走進去，就感到一陣不高興；這樣的亂哄哄的時候，晚上就這樣大意，連門都不關；真是，這時候，女人也變糊塗了。

他不高興地走進屋子，板着臉色就去坐在床沿。

「這時候才回來！」女人沒注意到他底臉色，還來抱怨他，說：「剛才還到門口望你回來。」

半仙師傅一肚子不耐煩，站起身子，瞪了女人一眼，似乎要發脾氣了，但女人遞給他一塊乾毛巾，溫柔地道：

「喏，擦擦頭，又是雨，又是雪，出去連帽子也不戴。」

半仙師傅接過手巾，在頭上整個抹了一下，又坐了下，把手巾隨手一丟；自從有了女人，半仙師傅就有了這樣的習慣，無論用了什麼，就捧在一旁，反正再要用的時候，女人就又遞到手裏來了。

半仙師傅默默地望了屋子四周一眼。白淨的牆壁又已經掛上煤烟熏黑的影子，牆上貼的那福字，喜聯都也退了從前鮮麗的顏色，有了陰黯，紅紙開始顯出黃白的斑點，如同表明生活被沉舊污染了。幾個月前歡愉的回憶爬上半仙師傅的眼睛，那一天，有那麼些人狂笑，紅着臉，笑得流出了淚水，喝了許多酒，都歡喜……但現在呢？半仙師傅望

望，那個女人也沉默地坐在那裏，臉面陰鬱；他心想，添了一個女人在身邊，就算有了一個家，並且不得不發愁了，從前是一個人，好像什麼都可以不管似的。假使也跟別家一樣，還有老的和小的，那麼，多麼愁悶呀——他想起了馬掌櫃，杜貴的孩子們。

「要是，要是我還就是一個人——」半仙師傅心裏想，但一抬頭就看見那個屬於他底女人，不禁嘆口氣。他從前會這樣對人說過：「我，一個光棍，怕麼事？」可是現在不成了，他不能這麼說。

「唉，爲什麼要這麼想呢？」

半仙師傅後來又望女人一眼，覺得女人也可憐，而且這女人曾經使他安逸快活過。再說，假使女人果實在現在失去，他又將一個人孤獨而寂寞的生活；那又怎麼可以呢？……他左想右想，心裏像爬過一條有刺的蟲子；常常感到被齒了一口似的苦痛。

那個女人當半仙師傅回到家裏，接連說了兩句話都沒得到回答——這情形是過去不曾有的——便也一直沉默了；她用大眼盯住他，從那惶恐的迷惘的臉上看到了他從未流露的愁苦。她便發呆地去望慘澹的燈光。女人是乖巧的，當縣裏的難民經過港鎮時，女

人已經聽到許多使她畏恐的事情，然而有什麼法子呢？法子是須要漢子去想的，因為少不了男人來籌劃吃的，住的，喝的，要籌劃生活。可是現在，他不做聲，她望了好久，也得不到解答。

「麼……麼樣呢？」

女人終於不耐地輕聲問了。

「啊——？」

半仙師傅正想着那天從縣城逃亡出來的人們，在那些瘦削，飢餓而又恐怖的臉上現露了一個災難的訴說，人們怎樣被屠殺，搶擄，女人們怎樣被姦淫，蹂躪，田園怎樣變成了灰燼，土地上怎樣盈滿了血……看見他女人用手去梳攏那鬢角的頭髮，袖子搖落下來，露出了半截白淨的豐腴的手腕，忽然記起一個故事的慘影；一個敵人拉住了一個美麗的婦人底胳膊，但婦人死命地掙脫了，敵人發怒，拿刀——哇地砍斷了婦人底手臂，血流了幾個小時；他不禁迷亂地站起身來，打了個寒噤，並不同答女人底話。

「怎麼？」女人接着又問了一聲。

半仙師傅搖搖頭，徘徊起來；過了一會，他出神地自語道：

「走到那裏去吵？……又沒幾個錢了！」

他又徘徊了好久，突然回頭向女人說。

「你，你睡吧！」

「你呢？」女人用憂愁的聲音問。

「我……還有點事。」

他裝着忙碌地順手拿起了一雙鞋，走到外屋去。他不再望那女人一眼，但清清楚楚感到那雙大眼在背後盯住他，含着悽傷，困惑和憂愁。他心裏也曾想去安慰安慰她，不要焦急，總會有辦法的，鎮上還有這麼多人不會走，港鎮還沒來過許多兵，砲聲也聽不見，敵人一時想還不致於就會打到此地來……然而他感到心裏給一塊沉重的東西壓住了，窒息地吐不出來話。

女人無可奈何地吐了口氣，仍坐在那裏發呆。燈光在她眼裏燃起了一點火星，她腦

寸裏漸漸蕩漾着許多過去的朦朧的記憶，她想起那年青的時候死了丈夫的悲苦的環境，她喪失了一個年青女人該有的一切，甚至喪失了臉上底那一點紅暈；蒼白而萎靡地，伴着一個不能通談的老婆子叔祖母。那時候，生活裏沒有歡喜，也沒有能使她激動一下的哀愁，每夜一盞孤燈照着兩個瘦削的兩代共一個悲慘命運的影子……。幾乎是突然的，她底叔祖母也跟隨了死亡而去，沒有聲息地，髣髴很了解命運是到了該終結的一天，不應有所怨艾和什麼地死去了；祇在左眼角上留下一顆晶瑩的眼淚，指了指她的女，大概是表示將死去的心裏還殘留着一點兒眷顧吧。以後，她來到了一個孤獨的老年人底身邊，這個老年人敬重她，喜歡她——使她活了，並且活了可憐可敬的靈魂底重負，她最近感到了一個新的生命底懷孕，但她還來不及告訴他……現在却將來了災難。這些，像一陣幻烟，遼遠而又飄渺地纏住了她；她簡直起了要哭的感覺。

外面風聲越吹越緊，呼嘯着，因為黑黯掩沒了自己底狂態而得意似的。

女人掉在孤自沉思的幻境中，被風聲驚醒過來。聽，外面風聲奔騰，屋子裏倒是岑寂得不有一絲聲息，便站起身子，到門口向外悄悄地探望。半仙師傅把一支鞋子擱在膝

頭，胸前有一口針，拖着一根很長的麻線別在那裏，看樣子，他打算補鞋。可是，他却不做一聲地舐着指頭，在注神地翻閱面前的一本皇曆。翻了半天，便沉思起來，一邊用手心按着腦門。

女人張望了一下，退回到房屋裏，惘然地又想了許多說不清的什麼，眼皮感到疲乏，便睡了。當她脫去衣服，摸了一下微微凸起的肚子，她轉了眼睛望了那牆上退色的紅紙福字，又望，門外，半仙師傅底影子在她腦子裏一閃，她白晰的臉上忽然漾現一朵淺淡的紅暈，用嘴角撇了個幾乎是不能察見的微笑。

半仙師傅翻了半天皇曆本，也不知爲什麼要翻它，却是祇看見「諸事不宜」四個字老在眼前閃幌。

「個舅子的！」

半仙師傅終於伸了一個懶腰，丟開了它。

他悄悄地伸着腳突走進屋去，一望，女人已經睡熟了，長的細黑髮散在白潤的頸項

旁，臉兒隱隱透露一絲紅暈，大眼安詳地閉攏，顯明了那疏疏的長睫。半仙師傅憐愛地呆望了好久，坐在床沿，想了一會，却什麼也沒想起，再回過頭望望安睡的女人，覺得自己亂想的可笑，便伸開腿摔摔，摔脫了鞋子，又伸了一個懶腰，輕輕地去吹熄了燈。……夜不安地在寒風哀悽的號叫聲中進行着。

一小股敵人底騎兵隊繞着小道向鄭縣襲擊，午夜裏經過了小港鎮。

風是已經平靜了，漆黑夜裏開始閃着那陰黯的蒼白的雪光，鵝毛團的雪終於壓服了大地，白體體地淹沒了那屋脊，屋簷，街道，却還沉重地飄落着。

敵人底騎兵踏進了港鎮，馬蹄在積雪的石板街上發出一種帶澀的聲音。當第一聲槍響，清騰地拖長了尾音，在那寒凜的鉛一般蒼穹掠過一道青的火光，使夜氣顫抖地震蕩了的時候，於是靜謐的夜起始了恐懼的騷亂。接連而起的槍聲，機關槍激動的連響，慘厲的馬嘶聲，號聲，女人和孩子們底窒息的尖叫，吠狗聲，……像顛覆了一個安靜的世

界，突然爆裂了。

然而黑暗統制了夜，它讓一切可恥的殘暴的事在它懷裏進行，並且幫助增加恐怖。

半仙師傅在睡夢中跳了起來，他點了燈，一把抓住女人底胳膊推簷了一下，叫醒了她；他們靜默了幾秒鐘，聽到了清晰的槍聲，感到一股冰冷的感覺透入心底，不自禁地起了戰慄。

女人哭了，一邊迷亂地穿着衣服，顫抖的抓緊了半仙師傅，好像害怕他會跑了。

半仙師傅催促女人快穿起了衣裳，抓起她冰冷冒汗的手去打開門往外跑。剛跑到門口，迎面壓來一個高大的黑影，他一閃身，並且叫了一聲；那影子是敵人底馬。馬跳躍起來，前蹄騰空了，踢了半仙師傅胸前一下，半仙師傅覺得心口一陣緊縮，身子哆嗦地倒了下去——他模模地聽見他女人底喊叫，又模模地看到一個敵人從馬上跳下來追進屋子裏去，他掙扎着，想爬起身來；但剛扶着牆壁站起來，忽然聽見女人底一聲絕望的望急的呼喚，門啪地一下關了。他終於又倒了下去。

過了許久，半仙師傅醒了過來。不知什麼時候，雪已住了。他摸摸身上，雪都堆起很厚。在身邊不遠，有塊黯澹的陰影的東西，他注神一看，原來是一堆血蹟。他一下子記起自己是怎麼倒在這裏的了，迅速地爬起來。

他摸到自己屋子門前，現在門是敞開而且倒坍了一半。他跟跄地走了進去，摸索着，不料脚下停着一件沉重不動的東西。他彎下身子去用手一摸，摸着一個人底冰涼的滑膩皮膚，拿起手來，却又嗅到一股血腥氣。

摸索着點了燈，半仙師傅一看，呆住了。

女人赤裸着全身攤在地上。頭髮像一把枯草似地亂披在額前和肩旁：眼睛還沒完全閉合攏來，珠眼凸出，是露着悽冷的恐怖灰白色，眼角有淚痕，蒼白的臉給一種痛苦的表情弄歪了，濃眉之間有一條深的憤怒的皺紋，髒髒還在掙扎；嘴唇慘澹地張開一半，看得見有血液的緊咬的牙齒。肚子凸起着，上面染滿了已經凝住了的汚血蹟印，大腿難堪地攤開着，有剃刀劃的創傷，下身還插着一根粗木柴棒子。胸前也滿是汚血，乳頭被削去了，兩塊銅元般大的汚紫的血肉，像瘡爛的兩隻可怕的眼睛。

半仙師傅顫慄地伸手到女人胸前去，好像要試探女人是不是還活着；但手沒觸到就縮了回來，摸了自己的額。他感到香肱，心像被一隻手抓住了，鬆一下緊一下地，如同在抽咽。他忽然大放開了手，燈落在地上，碎了；他在黑暗裏喃喃地道着什麼，並且發出一種似哭似笑的怪聲音來。

第二天，有好些人去半仙師傅家窺探，看見半仙師傅坐在床沿，守望着女人底屍身，兩眼發直，眨都不眨一下。他底臉色發青，手裏緊緊抓住一把菜刀，坐在那裏一動也不動。

幾個人叫了他兩聲，他依然動也不動，好像根本聽不見。一個大膽的人上前推了他一巴掌，他霍地跳了起來，揮着菜刀，用一種驚人的恐懼的聲音高聲叫道：

「孫大聖來了，我殺死你們這些日本鬼子！」

X

X

X

「後來，港鎮駐紮了兵，又安定下來了；XX軍也還注意民衆組織這些、組織自衛

團的時候，半仙師傅是第一個報名加入的。真有意思，人家問他，什麼話也不說，就只摸摸光頭，笑一笑。」

偶然碰見了一位小同鄉亂談起來，因為他是港鎮人，我便問了半仙師傅底境況——半仙師傅在我親戚家裏住過一個時期，我們都熟識——這位同鄉也熟知那個不幸的有趣的人物，就詳細地講述了他底悲慘的故事。

「他完全變了樣子，從來也不說話，」我底同鄉繼續講；「也不跟人家看病了，有一次哪裏找到他，說請他下馬求神，他臉發了青，發瘋樣的叫道：『撞到你麼事的鬼呀，神管你這些屁事！真有菩薩，日本人早死絕了！』所以後來也就沒有人找他了。他還開茶館，但是很窮。他把所有的錢都埋葬了他那個女人。」

「前半個月，港鎮不是失守了嗎？半仙師……就跟了鎮上的一團人退到東面蔣家嶺那個山裏去了。但是給敵人三面圍起來了，圍了五天，團長懸賞，想一個當地人帶一個傳令兵走小道去求援兵。誰都不敢，半仙師傅倒又是不做一聲的去答應下來。」

「走到大半路，碰見了幾十個日本兵，半仙師傅把信拿給那個傳令兵，指給他路，

叫傳令兵先走，他自己倒爬在那裏打槍。後來敵人圍籠來，他就丟了一顆手榴彈，連自己一齊炸死了！」

我的同鄉講完了，嘆了口氣，發起議論和問題來，他覺得一個人，像半仙師傅這樣的，也參加抗戰，也會這樣勇敢，似乎頗有些驚異。

我一直沈默地聽他講，不願打斷他底話頭，但到這時候我說話了——却也祇說了一句，我說：「這沒有什麼奇怪。正因為他，他正是一個人！」

中篇小說叢書之三

突

變

作者 荒 煤

出版者 未 明 社

經售者

每冊實價  
外埠酌加郵費

中華民國卅一年七月初版

四川省圖書館藏書查證字第八四號

44-1+4

SKBC

MG

1246.7

431

3 603